



二阶堂黎人

恐怖的人狼城

嗜血者的挽歌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恐怖的人狼城

嗜血者的挽歌

(日) 二阶堂黎人 著

杨明绮 译

JINROUJOUNOKYOFU KANKETSUHEN

© Reito Nikaido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恐怖的人狼城 嗜血者的挽歌 / (日) 二阶堂黎人著; 杨明绮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133-0706-2

I. ①恐… II. ①二…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1955号



恐怖的人狼城 嗜血者的挽歌

(日) 二阶堂黎人 著; 杨明绮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李 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324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06-2

定 价: 33.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人物介绍】

（城内的人）

弗兰茨·里宾特洛甫伯爵	年龄不详	人狼城城主
伊丽莎白·里宾特洛甫伯爵夫人	25岁	人狼城城主夫人
弗兰茨·阿曼	61岁	里宾特洛甫伯爵的顾问律师
阿尔伯特·霍尔茨	25岁	阿曼律师的秘书

（其他人）

约翰·里凯	85岁	生物学博士
赫鲁曼·费拉古德	70岁	原哥廷根大学历史学教授
提欧多尔·雷瑟	26岁	音乐学校的钢琴教师
约翰·杰因哈姆	50岁	银行职员
罗兰德·凯尔肯	28岁	阿尔萨斯独立沙龙的律师
安托万·夏莉斯夫人	35岁	寡妇
葛罗德·兰斯曼	50岁	餐厅老板
罗赛·巴尔德	24岁	罗兰德律师的未婚妻
蕾蒙特·德尔赛	29岁	安杰姆助理检察官的妻子
莱因哈特·施莱谢尔	8岁	施莱谢尔伯爵的儿子
帕尔·雷姆	年龄不详	身份不详

（援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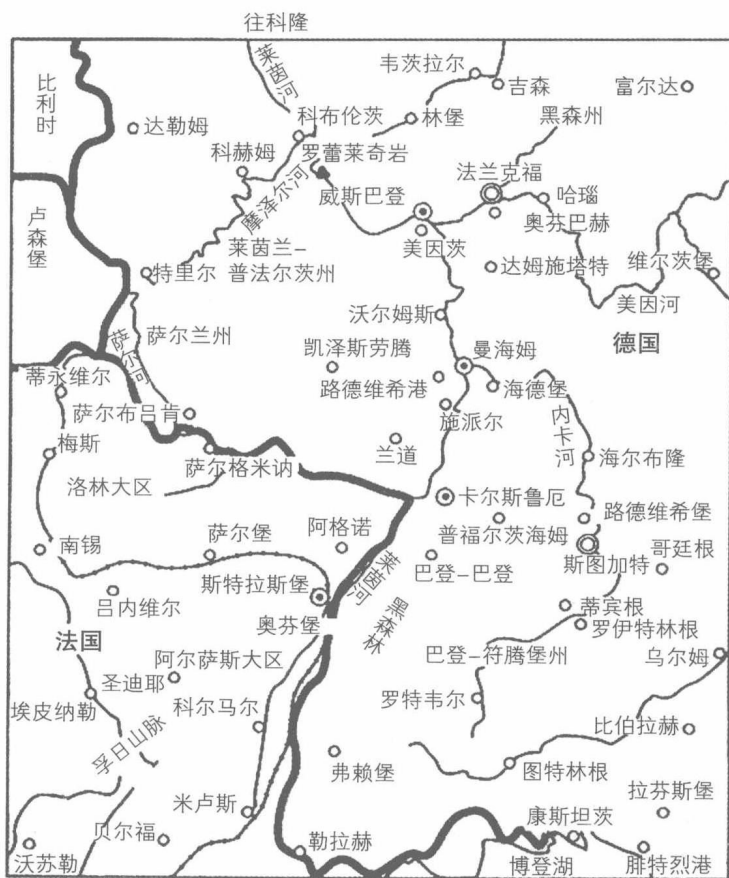
阿尔弗雷德·卡尔·休贝尔	69岁	德裔犹太人
生岛贤吾	52岁	日本驻法国大使馆副参赞
格雷格·鲁登道夫	58岁	波恩警察局谋杀调查组主任警官

（名侦探）

二阶堂兰子	21岁	主角
-------	-----	----

（叙述者）

二阶堂黎人	21岁	我
-------	-----	---



目录

推理

2	第一章 光临青狼城
23	第二章 搜查地下室
44	第三章 从城塔之窗望去
66	第四章 鬼魂的密室
86	第五章 盘踞拷问室
106	第六章 从幻影到幻象
126	第七章 光临银狼城
144	第八章 穿着铠甲的亡灵
165	第九章 人狼城的秘密
188	第十章 恶魔的面具
209	第十一章 来自地狱的……
234	第十二章 逃出魔域
254	第十三章 诡异的居所
273	第十四章 哈梅林的恶魔
294	第十五章 崩坏的人狼城

旅途

318	无结局的故事的结束
326	无结局的故事的开始
336	后记——为好事者而写
344	后记

推理

史上最大的完全犯罪之谜即将被解开。

——阿瑟·莫里森《绿钻石》

第一章 光临青狼城

1

被坚固的石壁所围绕的牢狱一般的大房间里，微光闪烁的众多蜡烛争相照亮古色古香的室内。

从低矮的天花板上垂下的豪华吊灯也是其中一个光源。烛光变化成有金属质感的不规则光束，反射穿梭众多房间。另一处光源则是暖炉上的三叉形豪华烛台，不知是否因风从隙缝吹进的关系，烛台上的火苗摇晃得厉害。大桌子上也摆着用鲜花装饰的、只插着一根蜡烛的烛台。虽然都是柔和而微弱的光芒，对于一时还无法适应四周昏暗的我来说却十分耀眼。

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个非常宽敞的长方形房间。每一面墙壁的上方都做成圆形拱门的样式，有三扇整齐排列的坚固木门，以及一扇以钉子和铁板打造的、较为低矮的小门。城堡内的每扇门——其中也有铁门——均是同样的形状、大小；进出时，得稍微低头才能通过。

两扇门之间的墙壁不是装饰着图案美丽的旧壁毯，就是挂着镶有华丽画框的复古肖像画。很明显，房里的壁纸和地板都改装得十分华丽，但因布置了一些具有历史感的装饰品，所以整体上给人年代久远的感觉。

北边的墙壁有座大理石制的气派暖炉。幽深寂静的室内只听得见柴薪的燃烧声。暖炉两旁的墙上镶着两扇彩绘玻璃窗，但因经年累月、色彩尽退而失去了光彩。

室内的各个角落都处在散发着霉味并且似乎隐藏着魑魅魍魉的黑暗中。那些家伙憎恨将自己赶到如此偏僻之处的烛光，正一味焦急地等待烛光燃尽，令自己再度填满整个房间。

西侧的门旁立着高度接近天花板的、古旧而豪华的箱形大钟。大钟下方的玻璃箱中，黄铜钟摆正缓缓地摇摆着。就在此时，大钟响起了低沉浑厚的报时声。

下午六点。

四月二十日星期二。

一九七一年。

一点……两点……三点……

神秘的时间……

大钟的乳白色时刻盘周围镶着手工精细的回转式金属框。时针与分针像双胞胎一般，一点一点地走动，刻画着寂静的时间。这里是叫做“人狼城”的地方……在如此沉闷的空气中……在历史仿佛停滞似的奇妙场景中……

神秘的时间……被施了魔法的古堡……

是的，这里是……充满非比寻常的神秘的“人狼城”。

这个古堡是传说中可以变身成人狼的怪物城主所隐居的地方。潜藏于深山的黝黑森林中的奇怪城堡，是无数流言飞语的舞台。大约在一年前，恶魔曾徘徊于此，将此地变成遍地鲜血的地狱。我们待在欧洲的这几个月里，一直积极搜寻这个被魔物传说所环绕的问题古堡。

讲得更精确一点，这里是“人狼城”这座双子城内，一处被称为“青狼城”的地方。我确定自己现在正在“青狼城”二楼的宴会厅。

……四点钟……五点钟……

神秘的时间……

六点钟……

钟声一结束，室内再次陷入沉寂。即使如此，大钟内部的弹簧仍在慢慢松缓，尽心刻画着线形的时间——每一个瞬间都是我们抵达此城的历史印证。

回想起来，从兰子初次在报纸一角看到前往德国旅游的某观光团集体失踪的报道后，转眼已经过了八个月。从日本到法国、从法国到德国、再从德国回到法国，然后又一次回到德国，我们辗转多地，辛苦地搜集与这起事件相关的情报。虽然只是重复性地移动，但无论从精神、肉体上的负担来看，还是单就路途而言，我们都着实经历了一趟漫长的旅程。所有的辛苦付出，现在终于要有回报了。

不过我们心中还是没有那种目标即将达成的成就感，只知道大钟已经不再报时了。

“要不要再来杯咖啡？”一回神，我发现一位身穿女佣服的胖中年妇女站在身旁，她操着一口带点波兰腔、不甚标准的德语问我。

“好，谢谢。”我想都不想地点头。瞄了一眼手上的杯子，我发现早已空了。

一直觉得脑子很迟钝，身体也很疲倦，视线有时还会模糊，应该是暖炉冒出的烟让身体感到不适吧。

我知道，这股包覆全身的异常倦怠感，是因为被迫吸入药物的关系。我们在酿酒场——希农城堡——遭到黑衣男子们的袭击。他们肯定使用了氯仿，或是麻醉剂之类的挥发性麻醉药，因此我现在还是意识蒙眬，全身无力。

摆在房间中央的是一张又长又气派的、足够容纳十个人的大桌子。黑檀木制的椅背上方雕刻着纤细的镂空花纹，桌上铺着有华丽刺绣的蓝色桌布，上面除了摆设烛台外，还有几个炫目的银制餐具。

过了一会儿，兰子和女佣一起回来了。女佣可能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将冒着热气的咖啡摆在桌上后，便立刻走出了房间。

“还是不舒服吗？”兰子拉了张椅子，坐在旁边看着我。蜡烛的光映照着她秀丽的脸庞，看得出她的脸色也有些苍白。

回话前，我先啜了口热咖啡。“脑子还是昏昏沉沉的，而且站起来时双脚无力。”

“因为黎人那时拼命反抗，所以他们用泡过麻醉药的手帕一直捂着你的口鼻，所以药效才会这么持久。”

“我之所以那么拼命反抗还不都是因为某人……”我愤慨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别心急嘛，先恢复体力再说。”兰子以温柔的口气安抚我。

“你还真有精神！”

“嗯，是啊！因为我察觉到他们会用麻醉药的企图，于是赶紧憋气，所以症状比较轻，在下车前就已经清醒了。”

依兰子所言，我们来到这座城堡——被强行绑来的——好像是在两个小时之前。在来这里的路上，除了兰子之外，其他人都一直昏睡着，而睡得时间最长的人就是我。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陌生之地，并且躺在冰冷坚硬的床上。记得睡梦中有股冰冷的触感，原来那是兰子拿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当时，我就连撑开铅一般沉重的眼皮都十分辛苦。

那个房间只点了一根蜡烛。小暖炉上放着烛台。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将影像投射在视网膜上，但无法持久，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还是忽近忽远。

脑子昏昏沉沉的我根本无法掌握眼前的形势。在未知的房间与暂时失忆的状况下，我依旧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涌不出想理解的欲望。

“黎人……”兰子的脸因烛光映照的关系呈现不规则的摇晃。

“兰子……”我拼命地想从床上坐起，但兰子伸手拦住了我。

“很不舒服吧？还是再躺一会儿比较好。”

兰子很担心，因此在我尚未提出质问前，她主动告诉我这里是位于三楼的房间。

“你说青狼城……”

我记得自己突然心头一惊，再次拼命地想抬起头，可是一阵眩晕感袭来，眼皮沉重不已，这种感觉就像是强烈的宿醉感一般。我再度躺回枕头上，闭上沉重的双眼，脑袋里的黑暗蠢蠢欲动地摇晃着。沉浸于黑暗中，我想起了自己做的噩梦。噩梦……

这些事大约发生在一个小时前，也就是下午五点左右。过了三十分钟后，兰子扶着我勉强来到位于二楼的宴会厅。

“休贝尔先生与鲁登道夫主任呢？”我拿起咖啡杯凑近嘴边。

“刚才还在这里喝茶，现在女佣正带着他们四处参观吧。大概会花点时间。”

“你没跟去吗？”

“我只是稍微参观了一下一楼到三楼。”

“没去塔顶吗？如果这里是青狼城，应该能看到银狼城吧？”

“没去。等黎人的身体状况好一点后，我们再一起探险吧！”

我谢过兰子的邀约，再次环视室内。天花板并不高，整个房间呈南北狭长形，虽然很宽敞，却显得昏暗、陈旧，还充满了暖炉燃烧的松木味。墙上的肖像画里的人们穿着礼服，似乎正在无言地观察我们。

幻之古堡……青狼城。

一切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仔细想想，我在这座青狼城中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却还是无法适应，应该说完全没有真实感。即便是眨眼的瞬间，也觉得自己周围的光景全都像是幻觉。

这个地方，这座城堡，真的是我们数月以来渴望造访的人狼城吗？

十个月前，有几个无辜的人被诱拐至这座古城，最后却莫名其妙地惨遭恶魔的毒手，丢失了性命。

一再重复的悲剧。

宛如阿鼻地狱般的图景。

这起事件被称作谜中谜，充满错综复杂的秘密与疑点。

从提欧多尔·雷瑟口中，我们知道了这场可怕的灾难；在记录了罗兰

德·凯尔肯律师亲身体验的日记中，我们领略到了无止境的残酷杀戮……
真的是这样吗？这真的是事实吗？不是骗人吧？不是恶意欺骗吧？
我还无法清醒。这会不会只是我梦中恣意描绘的幻想？
毫无实感……没有反应……可是，我必须承认这座城堡的真实存在。
我吸入的空气、接触的事物，以及眼前的状况，全都是真实存在的、
毋庸置疑的事实。

过去，关于这座城堡的种种传言，并非只是传说或谣言，因为现在，
我们的双脚正踏在这座城堡的地板上。

我们终于来到这里了，终于停留在违背常理的惨剧舞台上了。

我们置身在人狼城中的青狼城内。

这的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我花了一些时间喝完第二杯咖啡，终于觉得舒服了一点，也比较能接受自己置身于奇妙事态中的事实了。

我侧耳倾听，屏息凝神，放松身心，希望从这座城堡的氛围中，感受那起惨剧的痕迹。当然，我得不到任何答案，也抓不住任何线索。即使如此，我还是可以感觉到牢牢黏附在厚重石壁中的深沉黑暗，以及从地下深处传来的被害者的求救声、惨叫声与痛苦的呻吟声。

这座城堡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还将会发生什么事，这些都将由我们去发现。

心中涌出来的期待与恐惧感，让我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2

暖炉里的柴薪噼啪作响，四散的小火花被吸进烟囱里。火势逐渐变大，映照在地上的橙色火光左右摇晃，如鬼影般蠢蠢欲动。

“怎么了？冷吗？”兰子将她的手叠在我的手上，担心地问。

“不冷，没事。”我摇着头，“真的没事。”

“那就好。”

“兰子，对不起，你能说明一下我们被带来这里的经过吗？老实说，

我不太记得了。”

“好啊。”兰子的脸上浮现温暖的笑容，“我们在希农城堡遭到里宾特洛甫伯爵的手下袭击。那些黑衣男子将我们的口鼻捂住，令我们昏了过去，然后把我们抬上车，强行押来这里。”

“你醒来时大约几点？”

“下午三点左右吧。刚好车子开到了城堡下方森林里的停车场。当然，我还是假装昏睡。身形健壮的黑衣男子扛起我们，走进城内。他们还真是大费周章呢。”

我凝视着大钟，因为事件大约发生在下午快一点时，也就是说，从希农城堡到这里，开车需要两小时左右。

兰子立刻察觉到我在想什么，然后点头说：“我也这么认为。就像罗兰德律师的日记中所述，城堡距离那间酿酒场并不远。”

“醒来后如何呢？你们从那个年轻男子及其他人那里听到什么了吗？”

“他们倒是的对挟持我们来此一事深表歉意。唆使他们来袭击我们的人叫阿尔伯特·霍尔茨，他自称是里宾特洛甫伯爵的律师的秘书。”

“阿尔伯特·霍尔茨？”我想起那个文弱书生一样的年轻男子，胸中燃起熊熊怒火。

“他自己这么解释的。”兰子似乎对我的反应颇为感兴趣。

“怎么听都觉得是随口胡诌的名字。”

“也许吧。”

“总之，得快点逃出这里才行。”

“别这么着急，要逃随时都可以逃。”兰子一脸平静地说。

此时，从东边走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三扇门的中间那一扇被打开，鲁登道夫主任、休贝尔老先生与斯特拉斯堡警察局的两名警官一起走了进来，他们后面还跟一位提着灯、约莫三十来岁的矮胖女佣。那名女佣随后关上了门——她大概是带着他们参观城堡的人吧。

“如何？”兰子问鲁登道夫主任。

“真是令人惊叹！”他的右眉上扬，手扶着眼镜，兴奋地说，“你们最

好也到塔顶看看，亲眼目睹溪谷与银狼城的样子。”

就在此时，西边走廊传来低沉的脚步声，打断了鲁登道夫主任的话。中间的那扇门开了，走进来的人是兰子刚刚提到的、自称阿尔伯特·霍尔茨的年轻秘书，以及他的两名身着黑衣的部下。

“各位都回来了吧？这座城堡如何？如各位所见，还满意吗？”霍尔茨秘书一边说一边踩着轻盈的步伐来到餐桌主位。戴着墨镜的男子则移动到面向霍尔茨位子的墙壁，然后双手放在身后，笔直地站着。

“我们满不满意？”鲁登道夫主任气得挺起他那厚实的胸膛，“别开玩笑！受到这种待遇，还问我们满不满意？”

霍尔茨秘书露出做作的笑容。“各位大概有许多疑问吧！我会向各位说明的，这样可以吗？首先，为了安抚各位长途跋涉的辛劳，先举杯庆贺一下，然后咱们边用餐边聊，如何？”

“浑蛋！还用什么餐？！”鲁登道夫主任伸手一指，“别拿这些东西糊弄我们！少来这一套！我已经无法忍受了！给我听好，要不是被你们强行押来，我们会在这里吗？喂，小子，懂吗？你们的所作所为分明就是绑架！是重大的犯罪行为！你晓得你们犯下的罪行吗？”

霍尔茨秘书目瞪口呆地向我们谢罪。“主任，我了解您的愤怒。关于这点，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鲁登道夫主任依旧双颊鼓起，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哼！说比做容易多了！告诉你，我们要的不是你们说对不起，不是你们的推托之词。我们要的是真相！真相！我们可不是来观光的！我们只想知道你们的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

“关于这件事，用餐后再……”

“立刻！听好，现在就给我说清楚！毫无保留地说清楚！别想糊弄我！”鲁登道夫主任一步步逼近畏畏缩缩的霍尔茨秘书。

“真是伤脑筋啊！”不知所措的霍尔茨只能举起双手，求助似的看着我们。

休贝尔老先生与斯特拉斯堡警察局的两位警官，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意外地，兰子倏地站了起来，拍了拍那位年轻秘书的肩膀道：“鲁登

道夫主任，发狂只是浪费体力，没必要那么急迫。我们就一边用餐一边仔细观察他们的企图吧。”

“什么？”鲁登道夫主任用充血的双眼斜睨着兰子。

“管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带我们在这里的，我们总算是来到了之前拼命找寻的青狼城啊！这样反而省了不少事。这得感谢他才对。”

“你说什么，二阶堂小姐？居然要跟这个卑鄙的人道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受的待遇？这分明就是绑架！这是莫大的侮辱！身为荣耀的日耳曼民族，我绝不能容忍这样的奇耻大辱！”

兰子扑哧一笑，用右手将衣领上的头发往后捋了捋。“由此看来，我们不只是俘虏，还是被囚禁于这座城堡中的囚犯。但是我们的立场薄弱，理所当然地只能听命于占上风的人。”

只见霍尔茨慌张地转过脸来。“二阶堂小姐，你说什么啊？什么俘虏？没这回事。我们可是将你们视为宾客，阿曼律师还再三交代要隆重款待各位呢！”

“那就太感谢了。若是这样，希望我们能如你所言受到殷勤的招待。请端些好吃的东西上来吧！我们可是连午餐都没吃，肚子正唱着空城计呢！”兰子像打圆场似的说着，脸上堆满笑容。

结果，鲁登道夫主任也接受了霍尔茨的提议。风波告一段落，其他人并无异议。

“那么，各位请就座。”

大家依霍尔茨的指示纷纷入座。由于已大略确定了座位顺序，因此大家便在背对暖炉、坐在主位上的霍尔茨周围就坐。兰子与鲁登道夫主任坐在最前面。吊灯上立满蜡烛，桌上的烛台也换上新的蜡烛。蜡烛柔美的火光魅惑地照着室内，酝酿出十足的中世纪风情。

霍尔茨一举手，他的属下们便一丝不苟、井然有序且保持沉默地离开了。总觉得他们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态度，很有军人风范。

四位在旁侍候的女佣年龄与体形都不一样，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发一语。她们依序在我们的玻璃杯中注入色彩鲜艳的酒和葡萄汁。

等所有人的饮料都准备妥当后，霍尔茨便起身，弯下他那瘦高的上半

身行礼，接着以一贯温和的口吻说：“那么，容我再次欢迎各位来到青狼城。虽然已经有人知道我是谁了，不过请允许我再自我介绍一次。我叫阿尔伯特·霍尔茨，是里宾特洛甫伯爵的专属律师弗兰茨·阿曼先生的首席秘书。我此次是受到伯爵大人及阿曼律师所托，招待各位来到这座美丽的古堡。”

他的话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类似的状况从我的记忆深处被唤醒。

没错，这情形和雷瑟以及罗兰德律师的体验非常相似。这和当初拜访银狼城和青狼城的一群人与城内的人见面时，共进晚餐的怀旧气氛不是一模一样吗？

“总之，相互理解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想必各位一定有很多疑问吧？我们当然有义务清楚地回答。例如里宾特洛甫伯爵为何今天无法亲自前来，反而由我这个毛头小子代为招呼各位……”

鲁登道夫主任发出了大大的鼻哼声。“哼！霍尔茨，我只想知道一件事，这座城堡是否就是阿尔萨斯独立沙龙那些失踪者们的墓地，这是最重要也是最优先的问题。”

“原来如此，主任。”霍尔茨以笑容化解了对方的嘲讽，“我想这应该是任何人都很感兴趣的问题吧！不过可想而知，答案当然是‘NO’。”

“‘NO’是指不是吗？”

“当然。您怀疑吗？”

“废话。”

“老实说，我知道各位一定不相信，因此为了澄清诸位的疑惑，已准备好能让各位清楚了解状况的方法了。不过，请先在此愉快地用完餐。我们特地准备了许多餐点和饮料。用完晚餐后，我们再开诚布公地交换彼此的意见和情报，如何？”

霍尔茨秘书说完开场白后，便命令女佣们端菜上桌。晚餐开始后，鲁登道夫主任与斯特拉斯堡警察局的警官们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品尝甘醇的美酒上。

我趁席间气氛还祥和的时候，悄声地问坐在一旁的休贝尔老先生：